

▲工人正在處理紫金山銅礦濕法廠污水池中的殘留污水
法新社

閩重拳懲污染 上杭縣長停職 紫金肇禍工廠三高管刑拘



▲紫金礦業污水滲漏致汀江流域漁業受嚴重污染

中新社

民衆關注水質何時乾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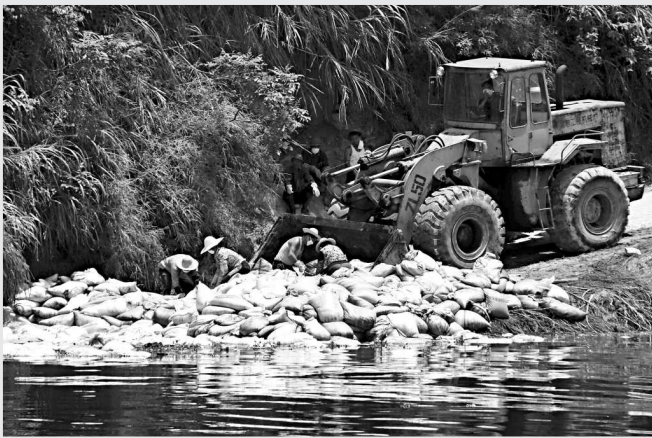
【本報記者陳仁水上杭十六日電】調查報告發布後，上杭縣民普遍反映希望嚴懲肇事企業紫金礦業，並希望藉此契機，相關部門能夠加大力度，還客家母親河汀江一個乾淨的水質。

在調查報告中，調查組僅稱經監測，汀江各斷面水質已符合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中的Ⅲ類標準，卻未對汀江水質做具體說明，上杭縣民最爲關心的生產生活用水問題仍未得到解答。上杭縣城郭曉琴女士表示，希望環保部門能夠明確說明汀江水的具體污染情況及治理措施，

並讓紫金礦業爲自己的行爲付出代價，多管齊下盡快恢復汀江水質，讓上杭人民能夠用上放心的水。

而下鄉新寨村漁民曾繼柯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稱，他們最關心的是以後是否還能夠在汀江養魚，但是政府還是沒有給出答案，村裡的漁民現在都人心惶惶的。同時關於後續補償款的問題，也是他們村裡受災戶關心的話題，希望政府能夠早點給出具體說明和方案。

▼►大量受污染死亡的魚
中新社



特稿

深夜快閃式記者會

本報記者 何德花

外界等待多日的紫金礦業污染事件調查報告總算出爐了。非常詭異的是，上杭縣選擇在15日晚間11：45分發布這份報告，整個過程僅15分鐘，不讓記者提問，宣布完即匆匆走入，留下滿臉疑惑的記者們面面相覷。不禁感嘆，真不愧是中國第一大金礦的第一大股東。深夜發布，你奈我何？

從事故調查報告中看出，紫金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今次沒有奏效。環保總局態度強硬，福建省再三批示嚴查，中國證監會、港交所派員問責，紫金總裁二度出面對社會、股民、養殖戶、各級政府道歉，社會各界期盼這場事故能夠有個圓滿的解決。但這場突如其來的記者會，卻令人對有關方面解決問題的誠意疑竇叢生。

有人把紫金污染事件比作中國版的BP漏油事件。英國BP石油公司原油泄漏事件發生後，該公司一直想方設法找堵漏的辦法，幾個月來從不放棄，直到7月16日堵漏成功。在堵漏的幾個月中，BP沒有對事故責任進行狡辯，哪怕封堵成本和罰單將會使該公司面臨破產。而紫金礦業在事情敗露之後，一再辯稱「持續下雨導致」、「不知情況如此嚴重」、「爲了維穩沒有及時通報」、「如果是紫金的責任再賠償」云云，並沒有顯露直面的勇氣和誠意。此一比BP，不知紫金礦業會有何感想？



▲上杭縣召開紫金礦業污染事故聯合調查報告新聞發布會
何德花攝

福建省處罰紫金礦業污染事件出重拳，十六日通報此次污染事件詳情，並決定給予上杭縣縣長邱河清停職檢查處分；縣環保局長陳軍安被行政撤職，待進一步調查之後，進行相應處理；同時，責令上杭縣副縣長藍富雁及龍巖市環保局長林聯錦辭職。紫金山銅礦濕法廠廠長等三人已被刑拘。

【本報記者何德花、陳仁水上杭十六日電】

由國家環保部、福建省、龍巖市三級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十五日晚間對外發布紫金礦業污染事件調查報告。當地政府在十五日深夜十一時四十八分突然宣布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調查報告內容，令所有在上杭的媒體記者措手不及。發布會全程僅十五分鐘，未安排任何媒體提問。發布信息後當地官員即匆匆離場。對現場記者提「爲什麼選擇這麼晚召開新聞發布會」的問題，上杭官員回答「上面的安排」。

非法打通泄污通道

宣布調查報告的上杭縣副縣長梁八生稱，聯合調查組將這起事件定性爲人爲原因所致，調查顯示，企業污水池防滲膜破裂，污水經人爲非法打通的排洪洞和觀察井泄漏進入汀江流域，導致河水污染致大量魚類死亡。調查發現，紫金礦業各堆浸場、富液池、貧液池、萃取池、防洪池、污水池均採用HDPE襯墊防滲膜作爲防滲漏措施，但由於各堆場及各池底未進行硬化處理，防滲膜承受壓力不均，導致各堆場及各溶液池底墊防滲膜均出現不同程度的撕裂，污水滲漏問題嚴重。梁八生透露，早在二〇〇九年九月，福建省環保部門便檢查發現，紫金礦業銅礦濕法廠排洪洞存在隱患，並要求整改，但直至此次嚴重事件發生，仍未得到修繕。

梁八生同時宣布，責令該企業停產整改，嚴肅追究責任，同意上杭縣環保局局長陳軍安引咎辭職、上杭縣經貿局局長停職檢查。上杭縣公安局政委溫松興在會上透露，目前公安機關已經對泄漏事故立案偵查，紫金山銅礦濕法廠廠長林文賢、副廠長王勇、環保車間主任劉生源三人已被刑拘。

港聯交所派員調查

十六日上午，福建省政府召開專題會議，研究部署紫金礦業污染處置問題。有消息人士透露，福建省長黃小晶自2002年起已多次就環保問題對紫金礦業作出批示，要求其進行整改，但紫金礦業一直未完全整改。

而由於紫金礦業涉嫌在此次污染事件中瞞報、信息披露延遲，目前包括上海證監會福建監管局、香港聯交所及紫金礦業保薦人安信證券的相關人員均已抵達上杭，對紫金礦業展開調查。據知情人稱，紫金礦業董秘已經奔逃香港解釋公告延遲原因。

此外，據悉十五日晚間，紫金礦業董事長陳景河在位於上杭縣的紫金礦業總部十二樓首次通過少數媒體向外界致歉。陳景河對當時在場的媒體表示，他對股民、漁民及其他受影響的人表示非常深的歉意。

陳景河承認，紫金礦業管理層在本次事件中應承擔的責任不能迴避，比如工程措施的問題，應急解決方案的問題，對地下水位等危險因素的預估等問題，紫金礦業完全有能力避免發生此類事件，也就是幾個億的投資，但是對於解決這類問題現在想得很遠也很清楚，卻太晚了。

目前，除了九千一百立方的外泄污水外，污水池裡還有三十萬方的高濃度污水待清理，事故銅廠已停產，紫金集團將投入三億元對處理工藝逐步設計施工，防止新的污染事故再度發生。

湘農向溫總陳情後恐懼出逃

【本報記者劉巧雄長沙十六日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7月1日在湖南寧鄉考察災情時，農民陳凱旋設法擠到溫總身邊反映當地的地質災害，溫總當場指示地方領導要解決這一問題。但事後，陳凱旋卻莫名其妙地被政府人員帶離現場控制，令他感受到巨大壓力，一度離家避禍，至今餘悸未消。

本報記者在寧鄉採訪了陳凱旋，了解了此事的前因後果。

陳凱旋回憶說，當天下午4點半，知道溫家寶總理的車隊要過來了，大家擁擠在公路兩邊。陳凱旋本來只是擠在人群中想看看總理的車隊，看到總理走下了車，平易近人地和大家握手，詢問生產和家庭情況。當時溫總理下車的地方離他有30米遠距離，陳凱旋心裡陡然間產生了一個火花，他設法往前擠去，大聲朝着總理喊，「我們這裡有個情況要向您反映一下」，引起了總理的關注。借這時機，他把當地民衆深受其苦的「大坑」一事反映給總理聽，還帶總理去到「大坑」現場。

陳凱旋說，他並不是塌陷區居民，但他在塌陷區做事，看到了當地農民的危機沒有人去解決。見到總理後，有種強烈的激動，所以要將真實情況反映給總理聽。

半夜拍門莫名恐懼

就在溫總理嚴肅地指示地方官員切實解決「大坑」地質災害的時候，奇怪

的事情發生了，一些政府人員很快走近陳凱旋身旁，將他帶到另一個地方，控制其走動。直到總理離開後，才放他回家。這就是後來溫總理再找陳凱旋沒有找到的原因。

陳凱旋告訴記者，總理走後他感到很大的壓力。具體因什麼而有壓力當時他沒有說，但後來他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透露，當天半夜三更鎮政府的人來拍他家的門，嚇得他借道鄰居家的樓梯而逃。

周邊謠言四起，他的煩惱和恐懼也隨之而增。儘管後來鎮政府官員解釋說不是要抓他，陳凱旋還是低價賣掉自己苦心經營了18年的小菜店，躲到家裡閉門不出。不到一個星期，陳凱旋就瘦了十多斤。

陳凱旋告訴記者，這幾天他已經放下心來了，決定回家裡耕種三畝水田，做點小生意，把已經考上了某警官學校的兒子培養出來，教導兒子成爲一個對社會貢獻的人。

塌陷災情由來已久

對於那天當面向總理反映了當地「大坑」塌陷的事，他會不會懊悔了呢？陳凱旋感情複雜地說，以後怕是再也沒機會近距離見到總理了，不過，這次應總理之邀上車當嚮導，帶總理到塌陷現場察看，將是他終身感到難忘的時刻。

據悉，陳凱旋向溫總反映的「大坑

」塌陷災情，由來已久。經湖南省地質調查院調查分析，寧鄉縣大成橋鎮一帶地面塌陷的誘發因素主要爲礦坑排水引發。自2006年開始塌陷加劇，2009年底已有11戶房屋塌陷。今年5月以來連續強降雨，使得塌陷災害進一步加劇，出現了8個大型「陷坑」，其中，福泉小學出現寬70多米、深40米的大坑，導致一棟教學樓和周邊3戶農戶住房沉塌；梅鳴村兩口水塘出現直徑50米至70米深不見底的溶洞，引起了群衆恐慌。據統計，截至今年6月，地質災害已



▲「陷坑」周邊的民房岌岌可危

劉巧雄攝

►陳凱旋對記者講述事情經過

劉巧雄攝



跟總理說實話的「代價」

本報記者 馬浩亮

湖南農民陳凱旋最近嚇得有家不敢回，有店不敢開。原因竟然是因爲他向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如實反映了一個問題。

跟總理說實話的代價，竟然是如此沉重，如此悲慘。其實胡溫多次強調以民爲本，雖然日理萬機、國務繁忙，仍然常抽時間下基層，目前就是爲了聽到城鄉生產一線的工人、農民的實話，以便對症下藥，制定決策，改善民生。而廣大老百姓也極爲珍惜這樣的機會，希望能夠真正反映實情。

然而常聞一些地方官員早早安排好線路，安排好人，甚至老百姓說什麼話，都提前由政府官員擬好稿子，進行「導演」、「編排」。常言道，「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地方官之所以這麼做，無非是因爲工作還有不到位的地方，還有不足，怕老百姓說了實話。如果勤勉務實，問心無愧，何須搞這一套。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在溫總理過問之後，當地政府行動很快，塌陷的村民很快被安排到敬老院、賓館裡住，每人每月發放500元生活費。看來，當地政府並非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但在總理來之前卻長期不作爲，關鍵還是沒有將百姓疾苦真正放在心上。中共元老陳雲有句名言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而現實中，很多官員卻是「只唯上，不唯實」。上頭的領導不發話，老百姓的聲音只當耳旁風。爲何多年來進京上訪的現象無法根除？就是因爲很多老百姓只有告御狀，得到更上面的「上」的過問，才有解決問題的希望。

鄭板橋有一首詩，溫總理多次引用過。詩云：「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州縣吏們，主動問苦於民，才是爲政之道。爲何有些地方頻發群體性事件，其實原因不難理解：政府若視民衆如草芥，民衆便視政府如仇讎矣。【本報北京十六日電】